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一辑】**

汪荣宝日记

汪荣宝

著

赵阳阳

马梅玉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丁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

汪荣宝日记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汪荣宝 著

赵阳阳 马梅玉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汪荣宝日记 / 赵阳阳, 马梅玉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3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1辑)

ISBN 978-7-5506-0546-6

I. ①汪… II. ①赵… ②马… III. ①汪荣宝 (1878~1933) 一日记②宪政运动—史料—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7=52②K257.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2870号

书 名 汪荣宝日记
整 理 者 赵阳阳 马梅玉
责 任 编 辑 林日波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 225008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0546-6
定 价 4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遺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題辭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
知音，千载其一幸！——
知音——今读新编稀见史料
刊，真有沿学知音之感。
丁巳

傅璇琮题书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殚精竭慮旁搜遠詔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二〇一三年

王水照先生题辞

游陸鮮華露長桂中月冷渚星歸鵠上天

书影一

證許 週來月窗間竹早到春臺裏花

候問朋友	正月廿四日	乙巳	日曜	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
	假例	陽曆二月十四日	候氣	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歸
			絲屢	司馬光
方地覽遊	詩教美政	早起昨夕枕成晚長沙府君歌一曲附二伯父書於湘		預記事件
	見日未去刻印一方	一鹿升途有終年春動郡齊梅懸思盡戰清香飄然新		
程課修自	足盡鶯開成絕響霜淒空院柏四首青絕白簡更尋遺 疏有餘哀	詩教美政		
				

书影二

陽歷
三月
二號
星期三
正月十二日
午起冷冰浴到憲政館飯後到府辦事五時閒散訪林清江談
片刻而回寫本日記

間班行春節應官解玉湯承懷苗以節何日先殊方。到浦晴霞委東。
動霧涼花倚差。春物太昌。柳絲拂面。卷池光忽隱。隔關難
迴玉勒下馬。捧椒牋。廊墉裁素。窗眉翦減。和濟慈惄。惄帶拂
鶯鶯復。從閑鏡後。嚴扇退香。總應惟空葉長。不持箇扇。涼能休。
進而似歸如玉箱。心懸空閣。草奏碧牙。錦如如。櫛如如。繁
而不累。月輪移。移指破夢過。滿相見。說風流極深。憂計直妨。引離真不
那。名譽。虛相傷。幽君微塵裏。沖白。耽場歸。渺無涯。拂者絕。處即殊
腳萬里。愁離抱。旬時到舊鄉。豈閑無景物。久待作年芳。吾木食風久。

书影三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2 汪荣宝日记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广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2013年4月15日

2013年4月15日
2013年4月15日

米芾急就脚出曾、贡进陈酉△(588D平一十一平一合平是，墨迹宋
周密，其后王父书大其。印跋识将分南碑官同奏宣，篆文总前排文
主碑刻，在中国内廷司，贡进陈酉篆(878)平二十帝同。御墨是，寔
越州印，御印册南贴刻小山印，奉出，史匱秦盐监泰山，事
御墨是，章云字，嘉庆五年(1800)平元益宣，御印识
诗，于张中(881)平六辞，日本学者文同神采，南吉氏飞感土平言求
木日射出，御真口面致意，得之等二重刻是御印式，御墨是，于吉鱼
正。

汪荣宝(1878—1933)，字袞甫，号太玄，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天资颖异，至性过人。九岁毕群经，十六岁入南菁书院，随定海黄元同先生游，锐意于章句训诂之学，治《公羊春秋》及三家《诗》。又性嗜沉博绝丽之文，尤好扬子《法言》，随笔笺记，积稿成帙。年二十举元和县拔贡生，戊戌(1898)朝考，用七品小京官签分兵部。1900年，八国联军入寇，京师糜沸，汪荣宝以国势陵夷，非墨守旧闻所能匡救，遂入南洋公学为特班生。1901年赴日游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等校学习东西历史，旁及政法。归国后仍官兵部，并任京师译学馆教员，讲授近代史。1908年任民政部右参议，后迁左参议、左丞，并兼职于修订法律馆与宪政编查馆。1910年任资政院敕选议员。1911年任协纂《宪法》大臣，兼《法令全书》总纂，其时朝廷官制、法律草案等多出其手。武昌起义后，汪荣宝复为袁世凯起草南北交涉诸电稿及《优待清室条件奏稿》等文件。民国初年，任临时参议院议员、国会众议院议员。1915年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即所谓“天坛宪法”者。后出任中国驻比利时、瑞士等国公使，1922年至1931年担任中国驻日本公使达十年之久。1931年辞职，专事著书立说，迄1933年去世，著述不辍，计有《清史讲义》、《法言义疏》、《汪荣宝日记》、《新尔雅》(与叶澜合编)等。其后人整理其遗诗，编为《思玄堂诗集》，其往来奏电亦已经人整理刊布。

注 汪荣宝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汪亮钩，字秉衡，号和卿。元和县
廪贡生，官至镇江府训导，宣统二年(1910)卒于镇江。其父汪凤瀛，

字志澄，号荃台。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曾出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宣统间官湖南长沙府知府。其大伯父汪凤池，字思赞，号药阶。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拔贡，后授内阁中书、刑部主事、山东道监察御史，光绪三十年(1904)外放湖南衡州知府，迁长沙府知府，宣统元年(1909)卒于任上。二伯父汪凤藻，字云章，号芝房。先后于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学习，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驻俄使馆二等参赞、总理衙门纂修、出使日本大臣等职，宣统间任翰林院侍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监督。四叔父汪凤梁，字思任，号兰楣。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任刑部主事等职，宣统间任四川顺庆府知府。其大兄汪森宝(汪凤池长子)，字书堂。附贡，光绪三十年(1904)经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调为随员，迁参赞，回国后在外务部庶务司行走，宣统三年(1911)入直隶交涉使王克敏幕，任秘书科正科员、候补直隶州知州。四弟汪乐宝(汪凤瀛次子)，字廉士。译学馆乙级英文毕业，奖赐举人出身，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宣统间任大理院主簿。六弟汪杨宝(汪凤梁子)，字寰甫。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归国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后为苏州农学堂监督。八弟汪东(汪凤瀛三子)，留日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又入哲学馆学习，师从章太炎，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编辑。

除了家族内部人才济济外，与汪荣宝家族联姻者也多为当时仕宦家族。汪荣宝妻黄彝(字君卣)兄黄镇，字蓉阁，江西清江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时任内阁汉票签中书舍人、资政院速记科科员。汪荣宝三妹适严家炜(字星季)，江苏吴县人。时任湖南补用通判。家炜之父严良勋(字子猷)，广方言馆、同文馆肄业，曾任福建福宁、泉州知府等。其四妹汪梅未适陈三立长子陈衡恪。其五妹汪梅梧适何元瀚。元瀚父葆麟(字仲麒)，安徽南陵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邮传部金事等。其六妹适耿君度。君度父道冲(字伯齐)，江苏松江人，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生，任度支部员外郎、廉

俸司司长。

据汪东代拟《汪荣宝先生哀启》，“日俄战起，诸革命党人留东京者，创立国民义勇军，阴有所规画，君预焉。事既不行，流言纷炽，君从亲友劝，复官兵部”。可见，留学日本的汪荣宝尚有革命之激情，然而经亲友游说归国后，则转变为务实、稳健做派，这与汪荣宝家族及其姻亲间形成的稳定网络密切相关。这一网络可以帮助汪荣宝在官场上稳步前行，同时也将其锐气不断磨销，遂成为京城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汪荣宝平生克己甚严，日记为其每日常课，若当日不及记，日后必定补上。其每日的活动、交往、感受以及创作的诗作、刻就的印章、起草的奏电、信函、文件等，多载于其中。这些日记既是汪氏言行的可靠记录，也是覩见时代风气的重要资料，惜乎现仅存宣统三年间（1909—1911）日记三册。

然而，仅就这三年间的日记而论，其价值已不可估量。其中详细记载了清王朝最后三年的历史，举凡时局动态、敏感事件、平庸日常皆流于笔端。借助这残存的日记，亦可以发见汪荣宝对清末立宪活动、南昌首义、诸省独立、亲贵内阁解散、重新起用袁世凯、宣统逊位、袁世凯当选总统等事件的详细记述及作者所持之态度。同时，汪荣宝所交往者亦多显要人物，如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贝勒毓朗、贝子溥伦、那桐、徐世昌、李家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杨度、梁士诒、陈邦瑞等，日记中所载汪氏社交情形，为研究清末民初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一手史料。

因汪荣宝虽任职民政部，同时又兼职于修订法律馆与宪政编查馆，并任资政院敕选议员，故其日记中记载最多的莫过于清末的预备立宪活动、宪法及各种法案的起草情况以及资政院、宪政编查馆、法律修订馆的各项事务。王晓秋最早发见汪氏日记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在《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宣统年间〈汪荣宝日记〉剖析》（《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日记披露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

4 汪荣宝日记

案起草的经过,而且生动地记载着汪荣宝等清末政坛活跃人物在这一大变局中的种种表现与心态变化。作者进而利用日记,对资政院内外的风波及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的应变活动及心态变化做了深入而细微的描述。其后,俞江《两种清末宪法稿本的发现与初研》(《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主要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末宪法草案,结合对《汪荣宝日记》的考察,进一步推进了有关晚清宪政的研究。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以汪荣宝为例论述了留日学生在清末新律编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吴泽勇《〈大清民事诉讼律〉修订考析》(《现代法学》2007年第4期)则通过对《汪荣宝日记》中相关史料的罗致,重现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编纂过程的若干环节。任学《试论汪荣宝的宪政思想》(河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则专门针对汪荣宝的宪政思想进行研究。胡震《亲历者眼中的修订法律馆——以〈汪荣宝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从个体化的微观视角考察和勾勒汪荣宝在清末修律中的作用,重现有关修订法律馆的历史记忆,并论及以汪荣宝为代表的留日学人对于清末修律的作用与影响。以上研究尽可证明《汪荣宝日记》对清末宪政史、立法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推进。

此外,日记中对汪荣宝宣统三年间的学术、文艺生活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对研究汪荣宝的诗歌、学术、书法、篆刻等均有重要的价值。仅就诗歌而论,汪荣宝是吴下晚唐诗派的健将,早年在北京即与张鸿、曹元忠等唱和,有《西砖酬唱集》行世。汪荣宝在《西砖酬唱集序》中称:“已而事去,时逢千卿乘又胡同,亟取吴邢丑童子采玉园,备瓶酌未醉于长莫知途,竟舞于中,乐其乐,竟以墨笔题诗于壁,醉去,留之,有宋杨、刘之作,时曰《西崑》。”导玉溪之清波,披《金荃》之霞,余藻,雕畿费日,虽动壮夫之嘲;主文谲谏,庶有风人之意。此文不掩其对西崑体的偏爱,俨然是清末晚唐诗派的宣言书。